

養蛇專家



陳佳鈺

二〇〇〇年生，彰化人，從來沒有立志要變成養蛇專家，當然現在也不是。但似乎是蛇在養她。

國小的時候，在報紙上看到有人蹲茅廁結果屁股被雨傘節咬了。連著好一陣子，情況都是如此，雨傘節會換成青竹絲，嘉義會換成彰化，重傷會換成不治，消防人員捕蛇，居民則在化粪池繼續養殖著。蛇會從馬桶衝出來，這樣的事實讓我小小的內心激烈地驚駭著。

我開始害怕便秘，害怕超過三分鐘的排遺，害怕學校馬桶裡的黑洞，害怕自己有天也會忽然感到一陣刺痛，然後尚未發光的生命就此完結。這樣的懼怕，甚至促使著我寫下一封封的遺書，開頭總是「要是我死在廁所裡了」這般旁人所以為的無稽之談。我沒有辦法從容地坐在馬桶蓋上看報紙，沒有辦法帶單字書去背誦，沒有辦法忍受自己赤裸的下體面對著開口朝向蛇窟的東西。

但是畏懼，但是憂慮，但是提防，但是謹慎，就能阻止嗎？

我有預感總有一天要發生的。就是那天，在無法克制生理衝動、腸胃絞痛嘔吐物上衝的時候，像洩洪一樣鋪天蓋地而來的爆裂，就從我學過的那些人體器官例如直腸例如肛門竄動，我閉上眼睛，實在無法辨認那樣撕裂的痛苦，整個人只有一個開口，就被那麼狂妄地粗野地凌虐式地撐破，挾著侵占的殖民的意念，在一個瞬間吞噬了知覺。

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前一個動作像是上個世紀的老電影，斑駁、模糊、漸漸

斷訊。用盡全力將自己從廁所拖回房間，看著衛生紙上還潮溼的血跡，平躺在床上，所有的暈眩都聚集到腦後側扭動，若再更用力敲擊，必然頭破血流。

養蛇專家

368

好不容易，我鼓起勇氣告訴他們，蛇從肛門爬進了我的身體。

但他們說不，那只是便秘造成的血便罷了。我試圖解釋，我用凌亂的詞彙辯駁，我說不是這樣，你們相信我。但是他們不相信我。他們說我還小，怎麼可能會懂。淚水開始從咽喉燒到眼窩，差點就要亮晃晃地滴落。好吧，去看醫生。他們說，這是最後的妥協了，去看醫生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醫生的臉。我認真地不斷詢問：真的沒問題嗎？他只是看著母親的眼睛，一次又一次地敷衍道：沒事，沒事，真的沒事。他開了一些瀉藥給我，他開了一些止瀉藥給我，他開了一些不知名的、我弄不懂、但反正也不會吃的藥給我，而爸媽傻傻付了錢，還頻頻道謝。然而我是不會吃的，他們不能理解，但我是不會吃的。我不吃來路不明的東西，我不吃來路不明的醫生開的藥，我不吃不相信我的人給的任何東西。

我知道蛇鑽進了我的身體。牠剛好吻合腸道的大小，地安穩地生存，不愁吃穿也不會有誰和牠競爭，牠在我的身體裡稱王。牠會長大，還是定形？牠是寄生，還是掠奪？我會和牠同舟共濟，還是同歸於盡？這些疑問，每天每天都

在我的腦裡轉著，我也想遺忘，也想把它們通通丟進一個儲存囊，但是它們已經纏繞在神經上，任憑意志力再怎麼堅定，也拆卸不下。

成績開始一落千丈，身體像是被綁票一般，我無力抵抗。消極地把自己棄置在教室的座位上，逐漸明白這是永遠無法痊癒的症狀，更無法稱之為疾病，畢竟它並不是確診。身體的狀況越來越多，胃痛、腹痛、頭痛、心痛，所有干擾加在一起，讓我成為一個無所事事的遊民，在上學的半路就岔開，想辦法跑到人煙稀少的郊外；或是被押進學校後，趁著無人的空檔以及高超的說謊技巧騙過門房。我總是無法悠閒地像那些蹺課去咖啡店寫字的文青，我只能不停地跑啊跑啊，在大馬路上遭眾人側目，在市郊遭動物閃避，我繼續跑著跑著，日復一日。

我相信總有一天，養在身體裡的那條蛇，一定會啃噬我的骨骼，突破我的筋肉，衝撞我的肌膚，皮開肉綻之後，我會像聖誕節被拆壞的禮物，那散落地地的包裝紙。我會失去將自己拼裝起來的能力，我會苟延殘喘地匍匐在我曾藏匿的麥田裡，成為一隻田鼠充飢的糧食，或者跌落至路旁的排水溝，和居民任意丟棄的垃圾一同隨波逐流。

無論是哪一種下場，我都再也不會意外了。我的身體在還沒發育完全時就

開始腐朽褶皺，我的靈魂被撕扯得片片破碎，但我是自甘墮落的嗎？因為養著一隻沒有人相信的蛇？因為過度虛妄的幻覺？

養蛇專家

370

我始終自問這些疑惑，解答是腸裡的蛇竄動起來，我確認那樣的痛覺，我確認自己將成死灰。寫到這裡，可能你還是沒有相信我說的話，你或許覺得蛇是一種比喻，覺得文字是一種遊戲，覺得我是精神異常的孩子，覺得痛苦是可以虛構的，覺得記憶可以更改。可是我好想要你們知道，世界它不是只有一個樣子，就算我們都選擇去相信美好的東西，醜陋的角落也不會就此消失。它還在。那些不被定義的傷害都沒癒合，那些流膿的鮮血裡有人溺斃，那些虛弱的求救的聲音應該要被聽見的啊，不要再走過去了，不要再對我說一切都會好起來了，不要再和我爭辯有蛇沒蛇的問題，證明有時候是很簡單的，例如科學、例如解剖、例如死亡。

但養蛇的人才不在乎這些。我們早已不再在乎這些了。我們是供品，我們的一生都在獻祭，蛇是依附著筋脈與血液生存的，在用盡全力維持心跳的時刻，還得邊輸氧給一心占地為王的寄主。我們是如此的卑微，我甚至不知道腹部裡那條蛇的種類，就要在被支配與試圖反抗中掙扎，直至把最後的意識耗光。

但世界上有些人養著蛇，大多數人卻都羨養著養著蛇的人。

評審評語

這篇作品的題材相當奇特。「我」如廁時被蛇從肛門入侵，宛如電影異形入侵的變形版。從此「我」身體裡養著入侵的「蛇」，被迫與入侵者共存共生。「我」活在恐懼中，怕體內的蛇終將啃噬自己、迸裂自己；「我」注在被支配或試圖反抗中掙扎。在文學中，蛇往往與恐懼、焦慮、邪惡等意象相連結。作者透過頗佳的文字駕馭能力，架構起一個具張力的異想空間。寄生體內的蛇，對他人而言是虛幻的異想，對「我」而言卻是真實的存在，一如肉眼看

——馮季眉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，謝謝所有人。謝謝我的蛇。